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資治通鑑卷九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一

起旃蒙協洽盡柔兆涒灘凡二年項羽之分天下王諸將也王沛公於巴蜀漢中曰漢王王怒欲攻羽蕭何諫曰語曰天漢其稱甚美於是就國及滅項羽有天下遂因始封國名而號曰漢

太祖高皇帝上之上

姓劉氏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張晏曰謚法無高以帝為功最高而為帝之太祖故特起此名焉

元年冬十月古有三正子為天正周用之以十一月為歲首丑為地正殷用之以十二月為歲首

寅為人正夏用之以十三月為歲首秦水德謂建亥之月水得位故以十月為歲首高祖以十月至霸上因而不革至武帝太初元年定歷改用夏正始以寅為歲首至于今因之

沛公至霸上

考異曰史記漢書荀悅漢紀皆云是月五星聚東井按魏收後魏書高允傳崔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為魏歷以示允允曰善言遠者必先驗于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歷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之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按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且在尾箕昏没於中南而東井方出于寅北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于理浩曰欲為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五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長於歷當不虛言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

聚於東井非十月也今從之十月不言五星聚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應劭曰子嬰不敢襲帝號但稱王耳素車白馬喪人之服組者天子韍也係頸言欲自殺也師古曰此組謂綬也所以帶璽也組總五翻今綬分條是也應劭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秦漢尊者以為信羣下乃避之漢官儀曰子嬰上始皇璽因服御之代代傳受號漢傳國璽沈約曰高祖入關得秦始皇藍田玉璽螭虎紐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後代名傳國璽史記正義曰天子有六璽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皇帝信璽凡事皆用之璽令施行天子信璽以還拜封諸侯之璽以發兵皆以武都紫泥封虞喜志林曰傳國璽自在六璽之外天子凡七璽符說文曰信也韋昭曰符發兵符也師古曰符諸所合符以為契者也周

禮地官之屬有掌節鄭玄注云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三禮義宗曰節長尺二寸秦漢以下改為旌旛之形韋昭曰節者使所擁也釋名云為號令賞罰之節也師古曰節以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將命者持之以為信徐廣曰軹道在霸陵蘇林曰亭名也在長安東十三里漢宮殿䟽曰軹道亭東去霸城觀四里觀東去霸水百步括地志軹音紙軹道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十六里苑中

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寛容事見上卷秦二世二年且人已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屬付也屬吏者付之於吏使監守之也屬之欲翻

賈誼論曰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蘇林曰招音翹舉也秦國周職方雍州之地耳既破六國乃舉豫兖青揚荆幽冀并八州有之

（六國與秦俱稱王是為同列朝直遙翻）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為家（六合謂天地東西南北）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隳讀曰隳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走音奏）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阨乙革翻塞悉則翻）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沛公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

沛公欲有天下邪將為富家翁邪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樊噲起于狗屠識見如此予謂噲之功當以諫留秦宮為上鴻門誚讓項羽次之姓譜周宣王封仲山甫於樊後因氏焉沛公不聽張良曰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縞素有喪之服謂弔民也為音于偽翻縞音工老翻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樂音洛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于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

十一月沛公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

久矣（苛音何細也）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王于況翻又如字）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服虔曰隨輕重制法也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盜贓有多少罪名不可預定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師古曰抵至也當也服李二說並得之抵丁禮翻）餘悉除去秦法諸吏民皆案堵如故（案次第也堵墻堵也言不遷動也去羌呂反）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制縣大率方百里十里一亭十亭一鄉所封食邑為于偽翻行下孟翻）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

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項羽既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先是諸侯吏卒繇使屯戍過秦中者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言無善狀也先悉薦翻繇讀曰傜）及章邯以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怨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奈何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

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于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班志縣屬弘農郡師古曰今穀州縣括地志新安故城在洛州澠池縣東一十二里　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聞項羽號章邯爲雍王王關中雍於用翻王關之王于況翻下欲王同　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內音納又如字今傳內從人者奴對翻從入者讀爲納　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已而項羽至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

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項羽進至戲戲許宜翻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項羽大怒饗士卒期旦日擊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在新豐鴻門新豐縣本秦驪邑高祖七年方置史以後來縣名書之應劭曰太上皇思東歸于是高祖築城市街里以象豐徙豐民以實之故號新豐孟康曰鴻門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下阪口名也姚察云在新豐古城東未至戲水道南有斷原南北洞門是也水經注今新豐古城東有阪長二里餘塹原通道南北洞門有同門汰謂之鴻門孟康言在新豐東十七里無之蓋指縣治而言非謂城也自新豐古城西至霸城五十里霸

城西十里則霸水又西二十里則長安城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周禮眡祲氏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即後世所謂望氣者也晉天文志天子氣內赤外黃四方所發之處當有王者若天子欲有遊往處其地亦先發此氣或如城門隱隱在氣霧中或氣象青衣人無手在日西或如龍馬或雜色鬱鬱衝天者皆帝王之氣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楚官有左尹右尹項羽季父也素善張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與俱去曰毋

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為于偽翻 語牛居翻）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良曰料公士卒足以當項羽乎沛公黙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柰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之不敢叛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嘗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少詩照翻 長知兩翻）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固要項伯（要一遙翻）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

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文穎曰毫秋乃成好舉感而言也師古曰毫成之時端極纖細適足喻小非言其感近其斬翻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它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倍讀曰背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羽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

見項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羽因留沛公與飲范增數目項羽數所角翻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玦如環而有缺增舉以示羽蓋欲其決意殺沛公也項羽黙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若汝也師古曰凡言為壽者謂進爵于尊者而獻無疆之壽壽畢請以劒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坐徂臥翻不者

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為樂樂音洛請以劒舞項羽曰諾項莊拔劒起舞項伯亦拔劒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今項莊拔劒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劒擁盾入盾所以蔽身者也盾食尹翻軍門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撞丈江翻擊也遂入披帷立在旁曰帷釋名曰帷圍也以自障圍也瞋目視項羽瞋怒目也昌真翻頭髮上指目眦盡裂眦才賜翻又在

（計翻目際也）項羽按劒而跽曰（跽其紀翻長跪也）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巵酒則與斗巵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羽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其上拔劒切而啗之項羽曰壯士復能飲乎（復扶又翻）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近其靳翻）還軍霸上

以待將軍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取也項羽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如今人方為刀俎我方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鴻門去霸上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置留也留車騎於鴻門不以自隨脫身獨騎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姓譜夏侯出自夏后之後杞簡公為楚所滅其弟佗奔魯魯悼公以佗出自夏后氏受爵為侯謂之夏侯因而命氏紀春秋紀侯之後以國為姓

持劒盾步走從驪山下道芷陽間行趣霸上班志京兆霸陵縣故芷陽也文帝更名間空也投空隙而行間古莧翻趣讀如趨嚮之趨趍須翻後以義推又七喻翻留張良使謝項羽以白璧獻羽玉斗與亞父沛公謂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度徒洛翻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勝音升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將軍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亞父足下項羽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師古曰謂視責也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羽則受

壁置之坐上（坐徂臥翻）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劒撞而破之曰唉（歎恨之聲音烏開翻又於其翻）豎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秦民初見沛公無所侵暴而悅及為項羽殘滅失其初所望也）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破又心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

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師古曰沐猴獼猴也言雖著人衣冠其心不類人也果然如人之言也項羽聞之烹韓生項羽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言如前約使沛公王關中項羽怒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張晏曰積功曰伐何以得專主約天下初發難時謂初起兵時難乃旦翻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史記正義曰暴蒲北翻又如字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懷王雖無功固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春正月羽陽尊懷王為義帝曰古之帝

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游即流也言居水之上流）乃徙義帝於江南都郴（史記曰長沙郴縣班志郴縣屬桂陽郡蓋高祖定天下方分長沙爲桂陽郡也郴丑林翻）二月羽分天下王諸將羽自立爲西楚霸王（文穎曰史記貨殖傳淮以北沛陳汝南南郡爲西楚彭城以東吳廣陵爲東楚衡山九江江南長沙豫章爲南楚羽欲都彭城故自稱西楚孟康曰舊名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師古曰孟說是）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班志縣屬楚國史記正義曰徐州縣）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惡烏路翻）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

鄭巴蜀漢中秦所置三郡地也班志南鄭縣屬漢中括地志南鄭縣今梁州治所近世有季文子者蜀人也著蜀鑑曰南鄭自南鄭漢中自漢中南鄭乃古褒國秦未得蜀以前先取之漢中乃金洋均房等州六百里是也秦既得漢中乃分南鄭以隷之而置郡焉南鄭與漢中為一自此始春秋楚人巴人滅庸即今均房兩州地班志漢中郡治西城今金州上庸郡是也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路塞悉則翻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班志扶風槐里縣周曰犬丘懿王所都也秦曰廢丘高祖三年更名韋昭曰犬丘周懿王所都秦欲廢周故曰廢丘括地志廢丘故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一十里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欣為塞王王咸陽以

東至河都櫟陽韋昭曰塞在長安名桃林塞史記正義曰桃林塞今華州潼關師古曰取河華之固為阸塞耳非桃林也塞先代翻櫟陽縣屬馮翊括地志漢七年分櫟陽城內為萬年縣隋改為大興縣唐復萬年秦獻公所城櫟陽故城在今雍州櫟陽縣東北二十五里項梁嘗有櫟陽逮請蘄獄掾曹咎書以抵欣而事得已所謂有德於梁也櫟音藥立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以上郡北近戎翟因以名國班志高奴縣屬上郡索隱曰今鄜州有高奴城括地志延州城即漢高奴縣杜佑曰延州春秋白翟之地漢為膚施高奴臨河縣地後魏置東夏州後改延州以界內延水為名董翳都高奴今金明縣是也項羽欲自取梁地乃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班志縣屬河東郡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

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括地志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城也輿地志成周之地秦莊襄王以為洛陽縣三川守治焉後漢都雒陽改為雒漢以火德忌水故去洛旁水而加佳魏於行次為土土水之忌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而加水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河內郡朝歌縣故殷都也因以名國從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治襄國括地志邢州本漢襄國縣秦置三十六郡於此置信都縣屬鉅鹿郡項羽改曰襄國予據班志襄國縣屬趙國信都縣屬信都國漢蓋又分為二縣宋白曰趙王歇都襄國今邢州所理龍岡

縣城是也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冠音古玩翻故立布為九江王都六班志當陽縣屬南郡九江應劭曰江自廬江尋陽分為九地理志九江在尋陽縣南皆東合為大江史記正義曰九江郡即壽州楚自陳徙壽春號曰郢秦滅楚於此置九江郡番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班志邾縣屬江夏郡括地志曰邾故城在黃州黃岡縣東南二十里番音婆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都江陵共音龔人姓也姓譜共商諸侯之國晉有左行共華又云鄭共叔段後臨江孟康曰本南郡漢改為臨江國江陵縣屬焉從燕王韓廣為遼東王都無終故無終子之國班志無終縣屬北平郡非遼東郡界蓋羽令韓廣都

于無終而令併王遼東之地故也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姓譜臧姓魯孝公子臧僖伯之後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班志薊縣屬廣陽國師古曰今幽州縣水經注薊城西北隅有薊丘故名薊音計從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都即墨齊將田都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史記正義曰博陽在濟北班志太山郡盧縣濟北王都豈博陽即此地邪余據濟北有博關博陽蓋在博關之南也濟子禮翻田榮數負項梁數所角翻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

從入關亦不封客多說項羽曰張耳陳餘一體有功於趙今耳為王餘不可以不封羽不得已聞其在南皮班志南皮縣屬勃海郡闞駰曰章武有北皮亭故此云南括地志南皮故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因環封之三縣環音宦番君將梅鋗功多封十萬戶侯漢王怒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灌風俗通曰斟灌氏之後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詘與屈同信與伸同臣願大王王

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雍翟塞為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漢王賜張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遺于季翻）使盡請漢中地項王許之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兵（師古曰戲謂軍之旌麾也先是諸侯從項羽入關者各帥其兵聽命於羽今既受封爵各使就國故總言罷戲下也一說云時從羽在戲水之上故言罷戲下此說非也羽見高祖於鴻門此時已過戲矣又入燒宮室不復在戲也漢書通以戲為麾許宜翻）各就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漢京

兆杜縣之南也如淳曰蝕入漢中道川谷名近世有程大昌者著雍錄曰以地望求之關中南面背礙南山其有微徑可達漢中者唯子午谷在長安正南其次向西則駱谷此蝕中若非駱谷即是子午谷李奇蝕音力

張良送至褒中地里志褒中縣屬漢中郡師古曰褒中言居褒谷之中括地志褒谷在梁州褒城縣北五十里南中山李文子曰褒谷在褒城北南谷曰褒北谷曰斜同為一谷自褒谷至鳳州界一百三十里始通斜谷斜谷在鳳翔府郿縣漢王遣良歸韓良因谷中褒水所流穴山架木而行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諸侯盜兵師古曰棧即閣也今謂之閣道蓋架木為之棧士限翻公休士諫翻且示項羽無東意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於膠東而以田都為齊王大怒五月榮發兵距

擊田都都亡走楚走音奏榮留齊王市不令之膠東市畏項羽竊亡之國榮怒六月追擊殺市於即墨自立為齊王是時彭越在鉅野有衆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使擊濟北秋七月越擊殺濟北王安榮遂幷王三齊之地三齊謂齊及濟北膠東也王于況翻又使越擊楚項王命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　張耳之國陳餘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乃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榮曰夏說讀曰悅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

將善地徙故王於醜地今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擊常山復趙王請以趙為扞蔽師古曰扞蔽猶言藩屏也齊王許之遣兵從陳餘

項王以張良從漢王韓王成又無功故不遣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穰侯班志穰縣屬南陽郡已又殺之

初淮陰人韓信家貧無行班志武帝元狩六年置臨淮郡淮陰縣屬焉史記正義曰今楚州縣無行言無善行可推擇也行下孟翻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行賣曰商坐販曰賈治直之翻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信釣于城下有漂母

見信飢飯信漂匹妙翻以水擊絮曰漂飯扶晩翻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因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刺七亦翻不能死出我袴下徐廣曰袴一作胯胯股也漢書作跨同耳師古曰跨兩股之間索隱曰胯枯化翻然尋此文作袴欲依字讀何為不通袴下乃胯下也何必須要作胯下于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俛音免俯首也伏蒲北翻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麾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

以為郎中數以策干羽羽不用數所角翻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知名為連敖坐當斬據史記表信為連敖典客班表作票客索隱以為誤徐廣於周竈表以連敖為典客蓋以信表為據李奇曰楚官名如淳曰連敖楚官左傳楚有連尹莫敖其後合為一官號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滕公即夏侯嬰初從高祖為滕令故號滕公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說讀曰悅言於王王拜以為治粟都尉班表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都尉蓋其屬也至漢改內史為大司農亦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

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數言王王不我用即亡去（數所角翻）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王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王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耳王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師古曰為國家之奇士予謂何言漢國之士僅有信一人它無與比也）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長王于況翻）必

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决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吾為于偽翻何曰雖為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上時掌翻坐徂臥翻

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辭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鄉讀曰嚮）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惟史記作惟漢書作唯師古曰唯弋癸翻應辭仲馮曰惟字當屬下句讀如本字予謂如漢書本文則當如師古如史記本文則當如仲馮賀曰句斷）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喑於鴆翻噁烏路翻懷怒氣也叱昌栗翻咤卓嫁翻發怒聲也）千人皆廢（晉灼曰廢不收也）然不能任屬賢將（屬之欲翻）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

恭敬慈愛言語嘔嘔索隱曰嘔嘔猶姁姁同音吁鄧展曰和好貌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蘇林曰手弄角訛不忍授也予謂角訛者刓之義敝舊敝也師古曰刓五丸翻蘇林大官翻又音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背蒲妹翻王于況翻下而王威王王王當王同逐其故主而王其將相又遷逐義帝置江南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親附特刼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

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散謂四散而立功劉氏曰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此敵無不敗散也貢父曰何不散者言義兵無敵諸侯之兵無不離散以敗也）且三秦王為秦將（謂章邯司馬欣董翳三人）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勝音升）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秦民無不欲得大王

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于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師古曰部分而署置之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漢王引兵從故道出襲雍春秋釋例掩其不備曰襲班志故道縣屬武都郡括地志故道今鳳州兩當縣杜佑通典曰故道鳳州梁泉兩當縣地雍王章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止戰好時又敗班志陳倉縣屬扶風唐之岐州寶鷄縣是也杜佑曰故城在縣東二十里班志好時縣屬扶風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所止也師古曰即今雍州好

時縣宋白曰漢好時故縣在今縣東南四十三里奉天縣界好時故城是也李丈子曰在今鳳翔天興縣界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於廢丘而遣諸將略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以其地為渭南河上上郡渭南後曰京兆河上後曰馮翊令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歐烏后翻吸音翕因王陵兵以迎太公呂后項王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夏音賈王陵者沛人也先聚黨數千人居南陽至是始以兵屬漢項王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古以東鄉之位為尊沛公見羽於鴻門羽東鄉坐韓信東鄉坐李左車而

師事之是也鄉讀曰嚮 陵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終得天下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劒而死項王怒亨陵母為于偽翻語牛倨翻亨讀曰烹 項王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班志吳縣屬會稽郡 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遺于季翻 齊欲與趙并滅楚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燕王廣不肯之遼東臧荼擊殺之并其地 是歲以內史沛周苛為御史大夫班表御史

大夫秦官位上卿掌副丞相應劭曰侍御史之率故稱大夫項王使趣義帝行其羣臣左右稍稍叛之趣讀曰促二年冬十月項王密使九江衡山臨江王擊義帝殺之江中九江王黥布衡山王吳芮臨江王共敖陳餘悉三縣兵與齊兵共襲常山常山王張耳敗走漢謁漢王於廢丘漢王厚遇之陳餘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為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為于僞翻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　張良自韓間行歸漢間古莧翻漢王以

為成信侯良多病未嘗特將（特將未嘗獨將兵也將即亮翻）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　漢王如陝（陝失冉翻）鎮撫關外父老　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　漢王以韓襄王孫信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信急擊韓王昌於陽城昌降十一月立信為韓王常將韓兵從漢王　漢王還都櫟陽　諸將拔隴西　春正月項王北至城陽齊王榮將兵會戰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項王復立田假為齊王遂北至北海燒夷城郭室屋坑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所過

多所殘滅齊民相聚叛之漢將拔北地虜雍王弟平章平也雍於用翻三月漢王自臨晋渡河臨晋注見三卷赧王五年師古曰其地在河之西濱東臨晋境即今之同州朝邑界也史記正義曰臨晋即蒲津關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内虜殷王卬置河内郡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孔頴達曰按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如鄭此言則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云今之里社又鄭志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平為宰師古曰宰主切割肉也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

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及諸侯叛秦平事魏王咎於臨濟為太僕班表太僕秦官掌輿馬應劭曰周穆王所置盖太御衆僕之長也濟子禮翻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後事項羽賜爵為卿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殷王反項羽使平擊降之還拜為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師古曰言無幾時漢王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將吏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挺身間行挺待鼎翻拔也言平拔身間出而行也杖劒亡渡河歸漢王於修武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賜食遣罷就舍平

曰臣為事來（為于偽翻）所言不可以過今日于是漢王與語而說之（說讀曰悅）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即拜平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使平典護軍而監護諸將也）諸將盡讙曰（讙音喧譁然不厭之聲）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長者（監古銜翻）漢王聞之愈益幸平

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班志平陰縣屬河南郡水經河水逕平陰縣北魏文帝改平陰曰河陰洛陽縣屬河南郡新城時屬縣界惠帝四年始置新城縣括地志洛州伊闕縣在州南七十里古新城也隋文帝改新城為伊闕取伊闕山為名）三老董公遮說王曰（班表

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秦制橫道自言曰遮說式芮翻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伐有罪則兵出有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放謂遷義帝于郴殺謂殺之江中殺讀曰弒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文穎曰以用也已有仁天下歸之可不用勇而天下自服已有義天下奉之可不用力而天下自定大王宜率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于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如淳曰袒亦如禮袒踴也師古曰袒謂脫衣之袖也袒徒旱翻眾哭曰臨力禁翻發使告

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內也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史記正義曰南收三河士發關內兵從雍州入子午道至漢中歷漢水而下東行至徐州擊楚予謂正義之說迂矣三河在彭城之北已不可謂南收三河士若發關內兵南浮江漢獨不能出武關而浮江漢而必入子午谷至漢中而下漢水邪況子午道此時亦未通鑿其可引之而為說乎此特言發三河士以攻其北又南浮江漢下兵以夾攻之也服虔曰漢名王為諸侯師古曰非也當時漢未有此稱號直言諸侯及王耳使者至趙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

其頭遺陳餘遺于季翻餘乃遣兵助漢　田榮弟橫收散卒得數萬人起城陽史記正義曰城陽濮州雷澤是予考正義所謂城陽乃班志濟陰郡之城陽縣田榮初與項羽會戰之地榮既敗而北走死於平原羽遂至北海燒夷城郭室屋則濟陰之城陽已隔在羽軍之後田橫所起蓋班志城陽國之地春秋莒之故墟也羽既連戰未能克橫而漢入彭城遂南從魯出胡陵至蕭以擊漢莒魯舊為鄰國則此城陽為莒之故墟明矣　夏四月立榮子廣為齊王以拒楚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雖聞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到外黃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漢王曰彭

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項羽併王梁楚徙魏王豹於河東號西魏王今越所下外黃十餘城皆梁地也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真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至蕭魯即伯禽所都秦置魯縣屬薛郡漢後以薛郡為魯國史記正義曰魯今兗州曲阜縣蕭縣秦屬泗水郡唐徐州蕭縣是也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死者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辟東睢水上臣瓚

曰穀泗二水皆在沛郡彭城水經注睢水出陳留縣西蒗蕩渠東過沛郡相縣又逕彭城郡之靈壁東而東南流項羽敗漢王處也漢書又云東過穀泗服虔曰水名也在沛國相縣界又詳睢水逕穀熟而兩分而睢水為蘄水故二水所在枝分通為兼稱穀水之名蓋因地變然則穀水即睢水也睢水又東南至下相而入于泗謂之睢口泗水又東南過彭城縣東北南至下邳入淮孟康曰靈壁故小縣在彭城南史記正義曰靈壁在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漢軍却為楚所擠擠子詣翻排也又子奚翻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楚亦使人之

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主（魯元公主帝女也服虔曰元長也食邑于魯韋昭曰元謚也師古曰公主惠帝姊也以其最長故號曰元不得為謚貢父曰韋昭是也）載以行楚騎追之漢王急推墮二子車下（推吐雷翻）滕公為太僕（滕公夏侯嬰也史記曰嬰從擊秦軍洛陽東賜爵封轉為滕公漢書曰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班表太僕秦官掌輿馬應劭曰周穆王所置蓋太御衆僕之長中大夫也）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今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故徐行漢王怒欲斬之者十餘滕公卒保護脫二子（卒子恤翻）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不相遇反遇楚

軍[審食其名食其音異基將閒行以避楚軍乃反與楚軍相遇也閒古莧翻下同]楚軍與歸項王常置軍中為質[質音致]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班志下邑縣屬梁國梁國秦碭郡漢改為宋白曰今宋州碭山縣即古下邑城]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諸侯皆背漢復與楚[背蒲妹翻]塞王欣翟王翳亡降楚　田橫進攻田假假走楚楚殺之橫遂復定三齊之地　漢王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師古曰捐關以東謂不自有其地將以與人令其立功共破楚也予謂等棄之者言捐以與人與棄等也]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師古曰梟謂最

勇健也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翻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初項王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軍數千人行漢之破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楚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數所角翻以辭相責曰誚讓誚才笑翻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師古曰多猶重也欲親用之以故未之擊漢王自下邑徙軍碭遂至虞班志虞縣屬梁

圖師古曰今宋州虞城縣宋白曰古虞國舜禪禹封其子商均於虞少康奔虞即此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姓譜隨姓隨侯之後又云杜伯之玄孫會為晉大夫食采于隨曰隨武子後因以為姓漢王曰孰能為我使九江令之發兵倍楚倍蒲妹翻留項王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漢王使與二十人俱　五月漢王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者傅讀曰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言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癃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

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陳又曰年五十六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傅者皆發之未二十為弱過五十六為老師古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

悉詣滎陽漢軍復大振

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

京縣秦屬三川郡漢改曰河南郡即鄭共叔所居京城也應劭曰京縣今有大索小索亭括地志京縣城在鄭州滎陽縣東南二十里滎陽縣即大索城杜預曰成皐城東有大索城又有小索故城在滎陽縣北四里宋白曰滎陽縣故城在鄭州滎澤縣南十七里平原上索水逕其東即項羽圍漢王處秦三川郡亦曾移理於此括地志所謂滎陽縣即大索城乃唐之滎陽縣晉灼曰索音冊師古音求索之索

楚騎來衆漢王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

班志重泉

縣屬馮翊括地志重泉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姓譜齊太公之後有公子駱子孫以為氏史記惡來革之玄孫曰大駱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如淳曰傅音附猶言隨從者乃拜灌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王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括地志敖倉在鄭州滎陽西北十五里縣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屬之欲翻周勃灌嬰等言于漢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孟康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無所有也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居

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不中（中竹仲翻）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尾生古之信士或曰即微生高孝己商高宗之子以孝行著行下孟翻）而無益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不讀曰否）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事楚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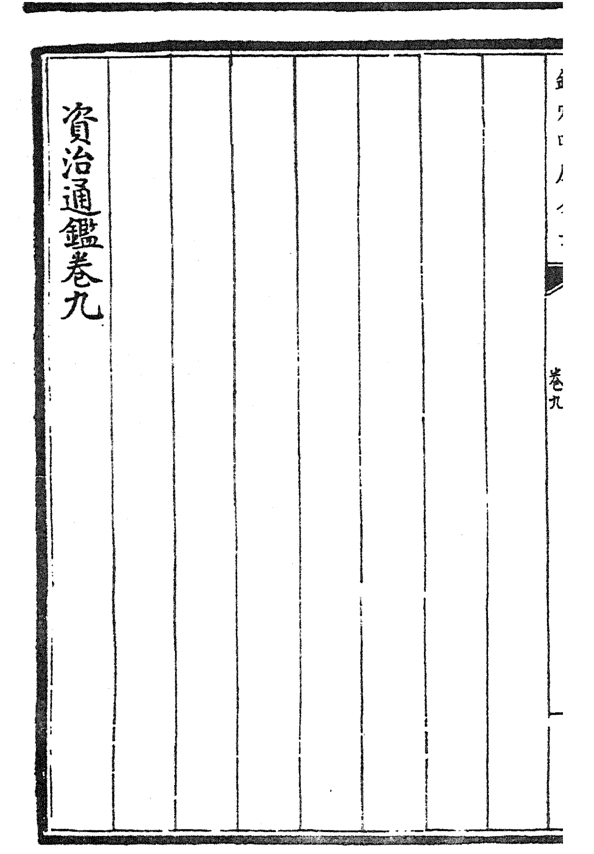
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聞漢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躶身來躶郎果翻赤身也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　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謁歸謂告而歸也至則絶河津反為楚豹都平陽在河東故斷其津濟以拒漢軍為于偽翻六月漢王還櫟

陽　壬午立子盈爲太子赦罪人　漢兵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盡定雍地以爲中地北地隴西郡自中地郡後至九年罷屬內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爲右內史太初元年更名主爵都尉爲右扶風　關中大飢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初秦之亡也豪傑爭取金玉宣曲任氏獨窖倉粟漢有長水宣曲胡騎高祖功臣有宣曲侯蓋地名也張揖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師古曰宣曲觀名索隱曰上林賦云西馳宣曲當在京輔今闕其地窖工孝翻穿地以藏粟也及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者數世　秋八月漢王如

滎陽命蕭何守關中侍太子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絕（調徒弔翻）漢王使酈食其往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曰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吾不忍復見也（復扶又翻）於是漢王以韓信為左丞相與灌嬰曹參俱擊魏漢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姓譜柏柏皇氏之後顓頊師柏招帝嚳師柏景春秋柏國為楚所滅）王曰是口尚乳臭（言其少不經事弱不任事若未離乳保之懷者）安能當

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韓信亦問酈生魏得無用周叔為大將乎酈生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魏王盛兵蒲坂以塞臨晉塞悉則翻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班志夏陽縣屬馮翊秦之少梁也秦惠文王十一年更名史記正義曰夏陽在同州北韓城界木罌服虔曰以木押縛罌缶以渡也韋昭曰以木為器如罌缶以渡軍無船且尚密也師古曰服說是罌缶謂瓶之大腹小口者也罌一政翻康於耕翻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九月

信擊虜豹傳詣滎陽傳直戀翻言以驛馬傳送詣漢王所悉定魏地置河東上黨太原郡　漢之敗於彭城而西也陳餘亦覺張耳不死即背漢背蒲妹翻韓信既定魏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粮道漢王許之乃遣張耳與俱引兵東北擊趙代時趙王歇王趙陳餘王代後九月信破代兵禽夏說於閼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輙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


資治通鑑卷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錄監生臣徐士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十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十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二 起疆圉作噩盡著雍閹茂凡二年

太祖高皇帝上之下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東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 陘音刑杜佑曰井陘口在鎮州鹿泉縣今謂之土門按宋白續通典鎮州石邑縣有井陘山甚險固又鹿泉縣本漢石邑縣地隋開皇十六年置至德初改名獲鹿又井

陘縣穆天子傳天子獵于銒山即此地注云燕趙謂山脊為陘陘山在縣東南十八里四方高中央下如井故曰井陘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韓信張耳乘勝而去國遠鬬謂乘取代之勝勢也說輸芮翻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方軌謂車併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鄭康成曰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也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師古曰間路微路也間古莧翻師古曰輜衣車也重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總曰輜重釋名云輜廁也所載衣服雜廁其中重直用翻足下深

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否則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韓信兵少而疲如此避而不擊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矣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止軍而舍息也舍如是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傳發傳令軍中使發兵人持一赤幟漢旗幟皆赤幟昌志翻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如淳曰萆音蔽依山以自覆蔽也杜佑曰萆山音蔽今名抱犢山在鎮州石邑

縣井陘山亦在石邑意間道萆山即此地師古曰蔽隱于山使敵不見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若汝也疾速也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餐曰服虔曰立駐傳餐食也如淳曰小飯曰餐言破趙乃當共飽食也餐千安翻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信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行戶剛翻恐吾至阻險而還也信蓋謂趙聚兵塞井陘之口欲俟信出險而後擊之若見前鋒便縱兵接戰則信必將阻險而還師也還音旋又如字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史記正義曰綿蔓水自并州北流入井陘縣界即信背水陳處背蒲妹翻陳讀曰陣趙軍望見而大笑

平旦信建大將旗皷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與張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走音奏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師古曰殊絶也言決意必死不可敗敗補邁翻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見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將即亮翻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于是漢兵夾擊大破趙

軍斬成安君泜水上水經註泜水即井陘山水世謂之鹿泉水東北流屈逕陳餘壘又東注綿蔓水師古曰泜音祗又丁計翻又丁禮翻禽趙王歇諸將效首虜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倍與背同蒲妹翻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孫子九地疾戰則存不戰則亡為死地曹操註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不得退有礙者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師古曰言如忽入市廛驅其人以赴戰非素所習練者也其勢非

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予讀曰與下同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信募生得廣武君者予千金有縛致麾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予讀曰與鄉讀曰嚮問曰僕欲北伐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何若猶言何如也廣武君辭謝曰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權所以稱物見其輕重也左車蓋謂兵者國之大事如已者敗亡之餘不足以當處其輕重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百里奚虞之大夫虞公不能用以亡秦穆公信而用之遂霸西戎非愚于虞而智于秦也用與不

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言得侍左右以求教）今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東下井陘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褕音瑜靡也此言當時之人畏信之威聲不能自得其生業皆輟耕釋耒褕靡其衣甘毳其食以苟生于旦夕不復為久遠計）傾耳以待命者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罷讀曰疲）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

戰不得攻之不拔情見勢屈兵詭道也乘勢以為用者也見顯露也屈盡也吾之情見則敵知所備勢屈則敵得乘吾之敝矣見賢遍翻屈其勿翻曠曰持久糧食單竭單與殫同盡也燕既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此將軍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由從也言當從何計也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撫趙民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首式救翻頭之所向曰首而後遣辨士奉咫尺之書師古曰八寸曰咫咫尺者言其簡牘或長咫或長尺

喻輕率也暴其所長于燕暴顯也示也露也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遣使報漢且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數所角翻張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　甲戌晦月盡為晦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隨何至九江九江太宰主之此太宰非周官之太宰漢奉常屬官有太宰師古曰具食之官信使入國必使人為

之主時布使太宰主何也三日不得見隨何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漢為弱也此臣之所以為使說輸芮翻下同使疏吏翻使何得見言之而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九江市足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倍與背同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蒲妹翻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九江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者鄉讀曰嚮下同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

負版築為士卒先（李奇曰版牆版也築杵也）大王宜悉九江之衆身自將之為楚前鋒（將即亮翻）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漢王入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悉九江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乃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垂拱者垂衣拱手也）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

殺義帝也背蒲妹翻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皋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徼循也凡邊謂之邊徼蓋使人循徼機禁姦非因以名之索隱曰徼謂邊境亭障以徼繞邊陲常守之也徼吉弔翻乘登也登塞垣而守之楚人深入敵國八九百里言楚自彭城至滎陽成皋中間有梁地間之彭越時反梁地是楚之敵國也故云深入敵國八九百里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漢堅守而不動楚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

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易以豉翻為于偽翻臣非以九江之兵足以亡楚也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九江九江必大王有也九江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洩也楚使者在九江舍傳舍傳舍客舍也前客舍之而去後客復來舍之傳相受也故謂之傳舍傳直戀翻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師古曰構結也

言背楚之事已結成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於是殺楚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九江且子余翻龍姓且名數月龍且破九江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兵殺之乃間行與何俱歸漢十二月九江王至漢漢王方踞床洗足召布入見見賢遍翻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師古曰高帝以布先久為王恐其意自尊大故峻其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此權道也帳若今之帳設也御服御也從才用翻於是乃使人入九江楚已

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九江王兵與俱屯成皋楚數侵奪漢甬道（數所角翻）漢軍乏食漢王與酈食其謀橈楚權（食其音異基橈女教翻弱也字從木）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滅其社稷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之後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袵而朝（袵衣襟也鄉讀曰嚮朝直遥翻）漢王曰

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言將使食其行使六國授之以印而使佩之趣讀曰促下同〕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子房張良字〕客有為我計橈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良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對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時漢王方食故良言願借食前之箸就用指畫鄭玄曰今人或謂箸為挾提〕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度徒洛翻〕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商容殷賢人里

門曰閭表顯異也紂因箕子殺比干武王克殷釋箕子因封比干墓韓詩外傳曰商容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化紂而不能遂去伏于太行山武王欲以為三公辭而不受鄭玄曰商家樂官知禮容所以禮署稱容臺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也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服虔曰巨橋倉名許慎曰鉅鹿之大橋有漕粟杜佑曰鉅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臣瓚曰鹿臺今在朝歌城中劉向曰其大三里高千尺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也殷事已畢偃革為軒蘇林曰革者兵車也軒者朱軒皮軒也謂廢兵車而用乘車也說文曰軒曲周屏車如淳曰革者革車也軒者赤轂乘軒也偃武備而治禮樂也倒載干戈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也復扶又翻休馬華山之陽示

以無為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也華戶化翻放牛桃林之陰晉灼曰桃林在弘農閿鄉南谷中山海經曰夸父之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廣圓三百里十三州記弘農有桃丘聚即桃林也師古曰桃林山谷在閿鄉縣東南西南去湖城縣三十五里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也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也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服虔曰惟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而從之晉灼曰當今惟楚大無

有疆之者若復立六國六國皆撓而從之陛下安得而臣之乎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也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哺音步食在口中者豎儒幾敗而公事而汝也公尊稱也高祖嫚罵人率曰而公乃公蓋自尊辭幾居依翻令趣銷印

荀悅論曰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宜進退之機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實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也初張耳陳餘說陳

涉以復六國自為樹黨事見七卷秦二世元年酈生亦說漢王所以說者同而得失異者陳涉之起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漢之分未有所定今天下未必欲亡項也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已之黨而益秦之敵也且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地也所謂取非其有以與於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已之有而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此同事而異形者也及宋義待秦趙之斃事見八卷秦二世三年與昔卞莊刺虎同說者

也[卞莊子刺虎管豎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牛甘必爭鬬則大者傷小者亡從傷而刺一舉必有兩獲莊子然之果獲二虎]施之戰國之時鄰國相攻無臨時之急則可也戰國之立其日久矣一戰勝敗未必以存亡也其勢非能急於亡敵國也進乘利退自保故累力待時乘敵之弊其勢然也今楚趙所起其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進則定功退則受禍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軍於泜水之上而趙不能敗[事見上卷三年]彭城之難漢王戰于睢水之上士卒皆

赴入睢水而楚兵大勝事見上卷二年難乃旦翻何則趙兵出國迎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懷内顧之心無出死之計韓信軍孤在水上士卒必死無有二心此信之所以勝也漢王深入敵國置酒高會士卒逸豫戰心不固楚以彊大之威而喪其國都喪息浪翻士卒皆有憤激之氣救敗赴亡之急以決一旦之命此漢之所以敗也且韓信選精兵以守而趙以内顧之士攻之項羽選精兵以攻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此同事而異情者

也故曰權不可豫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鍾離古鍾離子之後以國為姓龍姓出于龍伯氏又曰出于舜納言之龍師古曰昧莫曷翻其字從本末之末且子余翻）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間古莧翻）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曰善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為不問其

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眛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眛等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陽急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亞父勸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項羽使使至漢陳平使為大牢具大讀曰太古者諸侯遣使交聘其牢禮各如其命數以三牲具為一牢秦滅古法軍興之時不能備古之牢禮故以太牢具為盛禮孔穎達曰按周禮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謂太牢也是周公制禮天子日食太牢則諸侯日食少牢大夫日食特牲士日食特豚至後世衰亂玉藻云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太牢諸

矦日食特牲朔月少牢則知大夫日食特豚朔月特牲士日食無文朔月特豚故內則云見子具朔食註云天子太牢諸矦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諸侯祭以太牢得殺牛諸矦之大夫祭以少牢得殺羊天子大夫祭亦得殺牛其諸矦及大夫饗食賓得用牛也故大行人掌客諸矦待賓皆用牛也公食大夫禮大夫食賓禮亦用牛也

舉進見楚使即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服虔曰去肴肉更以惡草之具惡粗惡草草率也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

而死疽千余翻癰瘡也五月將軍紀信言於漢王曰事急矣臣請誑楚誑居況翻欺也王可以間出間古莧翻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繒爲蓋裏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柱之蔡邕曰以犛牛尾爲之大如斗或在騑頭或在衡應劭曰雉尾爲之在左騑當鑣上師古曰應說非爾雅翼犛西南夷長髦牛也似牛而四節腹下及肘皆有赤毛長尺餘而尾尤佳其大如斗天子之車左纛以此牛尾爲之繫之左騑馬軛上蓋馬在中曰服在外曰騑騑即驂也安最外馬頭上以亂馬目不令相見也纛徒倒翻又音毒曰食盡漢王降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

遁去令韓王信與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樅千容翻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周苛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漢王出滎陽至成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轅姓也姓譜陳大夫轅濤塗之後以其所本考之亦與爰表二姓通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師古曰輯與集同謂和合也詩序曰勞來還定安集之春秋左氏傳曰羣臣輯睦他皆類此君王乃復走滎陽

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閒班志二縣屬南陽郡史記正義曰宛鄧州縣葉汝州縣宛於元翻葉式涉翻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絶其後糧是月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睢音雖羽乃使終公守成皐終姓也姓譜曰陸終之後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皐六月羽已破走彭

越聞漢復軍成臯乃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羽謂苛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户周苛罵曰若不趨降漢今為虜矣若非漢王敵也羽烹周苛并殺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逃漢書逃作跳如淳音逃史記項羽紀作逃索隱曰徒彫翻晉灼曰跳獨出意如淳曰逃謂走也余謂左氏傳例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太史公蓋用此例溫公仍之逃當如字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玉門張晏曰玉門成臯北門北渡河宿小修武傳舍晉灼曰在大修武城東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

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旣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循行備守趙地行下孟翻拜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諸將稍稍得出成皐從漢王楚遂拔成皐欲西漢使兵距之鞏班志鞏縣屬河南郡即東周君所居汝洛地圖云鞏固也鞏縣在洛水之間言四面有山可以鞏固令其不得西　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隋天文志孛彗之屬也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孛孛者孛孛然非常惡氣之所生也內不有大亂必有大兵天下合謀暗蔽不明有所傷害晏子曰君若不改孛星將出彗何懼乎由是言之災甚于彗孛蒲內翻又蒲沒翻班志房南衆星曰騎官左角理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坐廷　臨江王敖薨子尉嗣　漢王

得韓信軍復大振八月引兵臨河南鄉軍小修武欲復與楚戰（鄉讀曰嚮復扶又翻）郎中鄭忠說止漢王（漢制議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皆屬郎中令說式芮翻）使高壘深塹勿與戰（塹七艷翻）漢王聽其計使將軍劉賈盧綰將卒二萬人（綰烏板翻）騎數百度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師古曰積聚所蓄軍糧芻蒿之屬也積子賜翻聚才喻翻）無以給項王軍食而已楚兵擊劉賈賈輙堅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　彭越攻徇梁地下睢陽外黄等十七城（睢陽秦縣屬碭郡漢屬梁國故微子所封國也唐爲宋州）

宋城縣杜佑曰漢外黃故城在陳留郡雍丘縣東春秋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即此 九月項王謂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皐即漢王欲挑戰挑徒了翻慎勿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羽引兵東行擊陳留外黃睢陽等城皆下之 漢王欲捐成皐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大戴禮曰食穀者智慧而巧古史考曰古者茹毛飲血燧人氏鑽火而人始裹肉而燔之曰炮神農時人方食穀加米於燒石之上而食之及黃帝時始有釜甑火食之道成矣 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

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皐適讀曰謫謫卒謂卒之有罪謫者所謂謫戍也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易以自奪其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海内揺蕩農夫釋耒耒手耕曲木也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瓚曰飛狐口在代郡師古曰瓚説是壺關無飛狐之名地道記恒山在上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恒山岋號飛狐口北則代郡也水經註代郡南四十里

有蜚狐關史記正義曰按蔚州飛狐縣北百五十里有秦漢故代郡城西南有山俗號蜚狐口塞悉則翻行戶剛翻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謂因地形而據之以制敵則天下知所歸矣王從之乃復謀取敖倉食其又說王曰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齊地東至海南至太山故曰負海岱西阻清濟北阻濁河故曰阻河濟濟子禮翻南近於楚近其靳翻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考異曰史記漢書皆以食其勸取敖倉及請說齊合為一事獨劉向新序分為二臣謂分為二者是上曰善乃使酈生說齊王曰

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天下何所歸酈生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樂音洛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毛晃曰背恩亡德曰負倍與背同蒲妹翻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辠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天

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破北魏河自砥柱以上龍門以下爲西河索隱曰北魏謂魏王豹豹國於河北故也亦謂之西魏以大梁於安邑爲東也出井陘誅成安君此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酈生之說形格勢禁之說也蓋據敖倉塞成皋則項羽不能西守白馬杜太行距蜚狐則河北燕趙之地盡爲漢有齊楚將安歸乎白馬津在唐滑州太行阪在唐澤州界杜佑曰蔚州飛狐縣漢廣昌縣地飛狐口在縣北即漢之飛狐道通嬀川郡懷戎縣王疾先下

漢王齊國可得而保也不然危亡可立而待也先是齊聞韓信且東兵使華無傷田解將重兵屯歷下以距漢先悉薦翻華戶化翻姓也姓譜宋華父督始立華氏張揖曰濟南歷山之下余據酈食其傳曰軍於歷城則歷下即濟南郡歷城縣及納酈生之言遣使與漢平乃罷歷下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為樂樂音洛韓信引兵東未度平原聞酈食其已說下齊欲止辨士蒯徹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閒使下齊閒古莧翻使疏吏翻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軾車前橫木人所憑

者棹徒釣翻搖也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遂渡河

四年冬十月信襲破齊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以酈生為賣已乃烹之引兵東走高密高密縣在膠西宣帝本始元年為高密國宋白曰高密春秋時晏平仲所食邑使使之楚請救田橫走博陽此據史記也班書作橫走博博陽近清河博關此正韓信自趙進兵之路臨淄既破君相皆出走其後韓信既虜田廣於濰水灌嬰又敗田橫於嬴下嬴縣亦屬太山郡括地志故嬴城在兖州博城縣東北百里唐之博城漢太山之博縣此博

陽即傅城之陽守相田光走城陽相息亮翻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括地志即墨故城在萊州膠水縣南六十里古齊地漢為膠東國以其地在膠水之東也楚大司馬咎守成皐漢數挑戰數所角翻挑徒了翻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咎怒渡兵汜水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祀左傳曰鄢在鄭地汜臣瓚曰高祖攻曹咎於成皐咎渡汜水而戰今成皐城東汜水是也師古曰瓚説得之此水不在濟陰也鄢在鄭地汜釋者云在襄城則亦非此汜水舊讀音凡今彼鄉人呼之音祀索隱曰此水今見名汜水音似臣瓚説是張晏曰在濟陰亦未全失按古濟水當此截河而南又東流溢為滎澤水南曰陰此亦在濟之陰非彼濟陰郡耳括地志汜水源出洛州汜水縣東南三十二里方山山海經浮戲之山汜水出焉士卒半渡漢擊之

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咎及司馬欣皆自剄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相對為廣武在敖倉西三皇山上括地志東廣武西廣武在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戴延之西征記曰三皇山上有二城東曰東廣武西曰西廣武各在一山頭相去百步汴水從廣澗中東南流今涸無水城各有三面在敖倉西郭緣生述征記曰一澗橫絶上過名曰廣武相對皆立城塹遂號東西廣武就敖倉食項羽下梁地十餘城聞成皐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眛於滎陽東聞羽至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數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為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

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桮羹如淳曰俎高几之上也李奇曰軍中巢櫓謂之俎師古曰俎者所以薦肉示欲烹之故置俎上如說是俎在吕翻方言周晉秦隴謂父為翁若汝也而亦汝也古者以桮盛羹今之側盃有兩耳者也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秪益禍耳項王從之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師古曰匈匈喧擾之意公休許容翻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

鬪智不能鬪力項王三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輒射殺之應劭曰樓煩胡人也李奇曰後爲縣屬雁門此縣人善騎射謂士爲樓煩取其稱耳未必樓煩人也師古曰李奇說是射而亦翻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瞋昌眞翻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間問微問也間工莧翻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即就也從也相與臨廣武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曰數所具翻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矯殺卿子冠軍罪

二救趙不還報而擅刼諸侯兵入關罪三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財罪四（收私者收取其財以為私有）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罪六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王罪七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與罪八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苦乃與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捫音門摸）

也師古曰傷胷而捫足者以安衆也中竹仲翻漢王病創臥創初良翻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彊其兩翻勞力到翻毋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行下孟翻疾甚因馳入成皋　韓信已定臨淄遂東追齊王項王使龍且將兵號二十萬以救齊與齊王合軍高密客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散孫子九地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曹操曰士卒戀土道近易散者也易以豉翻下同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信臣常所親信之臣也亡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

地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袴下無兼人之勇事見上卷元年不足畏也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也十一月齊楚與漢夾濰水而陳徐廣曰濰水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入海索隱曰濰水出琅邪箕縣東北至都昌入海水經注濰水逕高密縣故城西韓信與龍且夾水而陳即此處濰音維陳讀曰陣韓信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盛時征翻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

遂追信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虜齊王廣史記正義曰城陽雷澤縣是也在濮州東南九十一里予據班志濟陰郡城陽縣雷澤在西北此梁地也自濰水追北至城陽此乃漢城陽國之地正義此誤與上卷二年田横起城陽同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進至博陽田横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還擊嬰嬰敗横軍於嬴下田横亡走梁歸彭越嬰進擊齊將田吸於千乘千乘縣屬北海郡高祖分置千乘郡括地志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乘繩證翻曹參擊田既於膠東皆殺之盡定

齊地　立張耳爲趙王　漢王疾愈西入關至櫟陽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師古曰縣首於木上曰梟索隱曰欣自剄於汜水上今梟之櫟陽者以其故都故梟以示之也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　韓信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師古曰邊近也請爲假王以鎮之漢王發書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

即為眞王耳何以假為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操七刀翻）項王聞龍且死大懼使盱台人武涉（盱台音吁怡）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勠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分扶問翻）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厭于鹽翻）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數所角翻史記正義色庾翻）項王憐而活之然得

肬輙倍約倍蒲妹翻下同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必終為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參分即三分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郎中執戟宿衛信先任楚為郎中故云然言不聽畫不用故

倍楚而歸漢倍蒲妹翻下同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予讀曰與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衣衣下於既翻推吐雷翻食食下祥吏翻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徹知天下權在信乃以相人之術說信曰僕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以微言動信言背漢則大貴也相息亮翻韓信曰何謂也蒯徹曰天下初發難也難乃旦翻憂在亡秦而已師古曰志在滅秦所憂者唯此今楚漢分爭使天下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

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暴步木翻又如字凡暴露之暴皆同勝音升楚人走彭城轉鬬逐北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于京索之閒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折挫也北奔也不救者不能自救也折而設翻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百姓罷極怨望無所歸倚罷讀曰疲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于足下縣讀曰懸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

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趙燕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師古曰齊國在東故曰西鄉止楚漢之戰鬬士卒不死亡故曰請命鄉讀曰嚮下同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膠泗二水名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師古曰深拱高拱也朝直遥翻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韓信曰

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鄉利而倍義乎蒯生曰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常山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卒子恤翻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者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

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之於句踐也種章勇翻句音鉤此二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徹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師古曰謂能聽善謀也復扶又翻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鮮息善翻故知者決之斷也斷丁亂反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

之小計(毫長毛也十毫為氂)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决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徹(謝去辭之使去也)因去佯狂為巫

秋七月立黥布為淮南王　八月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應劭曰北貉國也梟健也張晏曰梟勇也若六博之梟也師古曰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皆貉類也蓋貉人及燕皆來助漢孔穎達曰經傳說貊多是東夷故職方掌九夷九貊鄭志荅趙商云九貊即九夷也又周官貊隸注云征東北夷所獲貉讀與貊同)　漢王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

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棺工喚翻斂力贍翻與作衣衾而斂尸於棺也轉送傳送也四方歸心焉　是歲以中尉周昌為御史大夫班表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昌苛從弟也從才用翻　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太公呂后為楚所得見上卷三年　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洪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即今官渡水也應劭曰滎陽東南二十里蓋引河東南入淮泗也張華曰大梁城在浚儀縣此縣西北渠水東經此城南又北屈分為二渠其一渠東南流始皇鑿之引河水以備大梁謂之洪溝其一渠東經陽武縣

南為官渡水杜佑曰鄭州滎陽縣西有鴻溝楚漢分境之所九月楚歸太公呂后引兵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半（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太半有一分為少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史記正義遺唯季翻予謂音如字亦通遺留也）漢王從之

資治通鑑卷十